

美國侵略朝鮮簡史

柳樹人 編譯

歷史教學月刊出版社
新華書店發行

前言

這本書的前半部，從第一節「夏曼號事件起」，至第五節「美國對於朝鮮的經濟侵略」，是譯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份「平壤勞動新聞」所載李青源著：「揭穿美帝對於朝鮮的侵略」一文。其餘後半部是由「祖國通訊」編者申基彥所寫。因為全文非出一手，在文體與中間銜接的地方，不免有不一致之感，但是對於史實的敘述，依然不失一個完整的系統。尤其是本書所提供的關於十九世紀末葉美國侵略朝鮮的史實，是世所罕見的寶貴資料，而且其立論與見解，也頗有獨到之處。這就是譯者願向讀者介紹的一點。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

譯者

美國侵略朝鮮簡史

目次

言

一	「夏曼號」事件	(1)
二	南延君墓盜掘事件	(6)
三	組織「遠征朝鮮艦隊」侵略朝鮮	(9)
四	「韓美條約」	(14)
五	美國對於朝鮮的經濟侵略	(17)
六	幫助日本強佔朝鮮	(24)
七	反對朝鮮的永久中立	(27)
八	贊同日本的併吞朝鮮計劃	(27)
九	澈底的背信行爲	(29)

一〇	對於日本統治朝鮮予以協助	(31)
一一	對於解放後的朝鮮實施「軍政」	(33)
一二	主張無限期的軍政和十年託治	(35)
一三	破壞統一製造傀儡政權	(36)
一四	奪取「軍事支配權」	(40)
一五	實施殖民地經濟政策	(41)
一六	實施武力侵略	(43)
譯者附註		(46)

美國侵略朝鮮簡史

美國的侵略朝鮮，從來是一貫的。雖然他們的宣傳，說是在盡心竭力地「援助」朝鮮，而且自命爲朝鮮的友人，可是真正的歷史，證實了美國是一味地進行侵略。他們不僅不是朝鮮的友人，而是朝鮮人民的死敵。

一 「夏曼號」事件

列寧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本質，曾作這樣的解說：

「威爾遜的所謂理想化的共和國，實際上是最瘋狂的帝國主義的典型，而且是對於弱小民族，實行最卑鄙的壓迫和剝削的工具。」

列寧的這個論斷，其實不僅是說明了威爾遜的共和國，而且整個地暴露了在十九世紀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切侵略的內容。整個一部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爲了繼續擴張和掠奪殖民地而不斷地實行其海盜行爲的歷史。

這種可恥的歷史，尤其在侵略弱小民族的政策上，更加露骨地表現了它的本質，而且其侵略行爲，正在進行之中。

在許多次的海盜行爲中，「夏曼號」事件，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的內容和經過是這樣的：

在東方爲了建立經營殖民地的地盤和擴張其殖民政策起見，美國強盜，曾以天津爲根據地，開始了卑鄙的活躍。

那時候，有一批美國商人，從朝鮮脫逃的法國神甫的口傳中，聽見了一個消息，說是在朝鮮平壤有歷代的王陵，其中埋葬了許多金銀寶貨，如王陵的靈柩，是全以黃金來造的，只要發掘一個，可以立刻致富，一生受用不盡。原來盜竊成性的美國商人，聽見了這種消息，異想天開，便認盜掘朝鮮的王陵爲發財的唯一捷徑，所以馬上決定向朝鮮出發，幹這種無恥的海盜行爲。

公元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朝高宗三年）美國商人普里斯頓（W. B. Preston），在自己的商船「夏曼號」（General Sherman）上，裝了兩門大砲，並裝載了很多武器，向平壤直駛。船上有船主普里斯頓和他的朋友美國人威爾遜等五人，另外被他們僱來的馬來人和

中國人，共計廿四名。並由向來做侵略者先鋒的英國教士篤馬斯（Robert Thomas，中國名：崔蘭軒）作嚮導。篤馬斯曾居中國多年，精通中國語文，能與朝鮮人用漢字筆談。因此，充任他們的翻譯和嚮導職務。

離開了中國天津的夏曼號，當駛入朝鮮的大同江口時，朝鮮官員，一聞怪船侵入的情報，馬上走到江邊，令其停航受檢查。但是海盜們置之不理，仍舊駛向平壤。一面溯江而上，一面由篤馬斯充當翻譯。向沿江人民詳細探問平壤的地形，以及在傳說中，王陵埋藏許多寶物，是否確有其事。並且虛聲恫嚇人民，謂在朝鮮南海，已有許多船艦到達。不久，這消息給黃州牧事丁大植聞悉，當即趕到江邊，令其停航，海盜們各執武器，嚴密戒備後，才讓牧事上船問話。當時，丁牧事力陳外國輪船不應擅入人家的內河，令他們即行撤退，但，鬼子們揚言，如開進平壤，不能達到通商目的時，還要開到京城，不達目的，誓不撤退。這樣，蔑視國際公法和民族自主權的美國強盜們，藉口通商，掩護自己的罪行，對於官員的命令，置若罔聞，仍以大砲威脅人民，於八月二十一日，依然非法駛進平壤府的草里坊。

但是，船上所載的糧食已盡，無恥的強盜們，便裝出笑容，懇求食糧了。在朝鮮官員們看來，鬼子們的行為，固屬可惡，但是在人道立場上，不忍叫他們餓死異域，所以接濟了

食米二担，牛肉五十斤，雞二十五隻，蛋五十個，柴二十担。同時命令他們即時停航，靜候政府指示。可是原來要到平壤，盜掘王陵爲目的的鬼子們，既是冒險航行，自不願空手而回，於是始終強硬拒絕朝鮮官員的婉言勸阻，繼續駛進萬景台附近。到了萬景台，改乘小艦，橫行附近各地。平壤中軍副監司李益鉉，乘小船跟蹤其後，擬阻止他們的非法行爲，但是鬼子們以爲朝鮮官員可欺，便叫李益鉉上了他們的船，就把他扣留在夏曼號船上，雖經平壤中軍署尹沈泰貞，前往交涉數次不得要領，且進一步地便把李益鉉當做人質，要求有利條件，始肯釋放，並對李益鉉，加以惡刑拷打。等到賊船繼續駛至羊角島，江岸的群眾，愈聚愈多，大聲高喊：「洋鬼子，滾出去！」於是鬼子們的態度，變本加厲，扣留江中行船，掠奪糧食和貨物，竟敢登岸，搜索民家，強姦婦女，更對羣衆，開槍掃射，無辜的人民，被殺者七人，負傷者達五人。當時平壤監司朴珪壽的報告說：

「拘執將辦，殺害人民，討索財貨，亂放銃砲。」

憤怒了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羣衆之中，最勇敢的朴春權，英勇地單身突入賊船，救出被拘禁的李益鉉，羣衆則怒號投石，終日徹夜。可見當時人民的愛國熱情，比那些官員高漲得多。

洪水退了，輪船擱淺在江心。

消息傳至平壤城，城裏人民的和平生活，頓受威脅。他們的怨恨，也達於極點，使得平壤監司朴珪壽，不能不採取強硬手段，以平公憤。於是決定火燒美國船，剿滅美國強盜。陰曆七月廿四日，朴珪壽採納了勇士朴春權的獻計，集中許多小船，滿載火藥和松柴，點着火，讓它乘着風勢，順流而下，與夏曼號相撞，洋輪就跟着起火。但是鬼子們還不舉手投降，直到最後，還亂放槍炮，有的鬼子，活活地被燒死，有的投水而死，那位神甫篤馬斯好不容易爬到岸上，還向人民哀求只給他留一條命，但是上過他們的當，吃過他們的苦的人民，是不會原諒他們的。

這樣，揚揚得意地侵入大同江口的夏曼號的「雄姿」，經過了十幾天，連船帶人，化為灰塵，這是侵略者應有的後果。美國海盜們，初次受到了朝鮮人民的正義的審判。

這個事件，並不僅是由於一個美國船主的貪婪行爲，而是公開地代表美國的整個政策。因爲繼之而來的所謂「遠征朝鮮艦隊」，出現於一八七一年。那時候，美國還藉「夏曼號」事件，爲侵略的口實，可見事實本身明白地證實美國的用心。

歷史上朝美關係的第一頁，就是以血染成的。到了今日，美帝國主義瘋狂成性，再度現

出了他的本來面目，這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 南延君墓盜掘事件

這個事件，是由美國駐滬總領事館翻譯官美國人鄭金斯主謀，同德國人奧勃特，法國神甫貝倫等勾結而演出的卑鄙的強盜事件。

無恥的陰謀，是想盜掘當時朝鮮的執政者大院君的父親——南延君墓內的殉葬寶物，甚至想把死人的骸骨也要偷去，以爲將來與朝鮮政府交涉時討價還價的有利條件。鬼子們預先擬定的條件是：（一）爲使朝鮮變成美國的商品市場，壓迫朝鮮政府承認開埠通商；（二）迫令朝鮮政府准許美國人在朝鮮的宣教自由；（三）須令朝鮮政府賠償一定數目之金錢。

可是，狡猾的美國人，不願意冒險而直接參加盜掘行動，所以自己則只出強盜資本，唆使別人掠奪回來，坐地分贓。這樣訂了強盜合同之後，一八八九年四月三十日，以六八〇噸的小輪「支那號」，拖一個六〇噸的小機艇，具備武器，食糧，水，炭等必須品，由滬啓碇，駛向朝鮮。船上人員有八名白人種和被僱來的馬來人二十名和中國工人一百名，另外還

有曾從朝鮮逃到中國來的朝鮮人天主教徒崔善一等四人，作爲嚮導。海盜們在途中，還覺得有再補充些武器的必要，所以轉到日本長崎，再購得十支步槍和其他必要的物品後，直駛朝鮮忠清島德山郡大院君的父親的墳墓所在地。五月九日，到了忠清島牙山灣，先在港內，劫奪二隻朝鮮民船，由小機艇拖着溯江而上，到九萬浦登陸。再由當地的朝鮮天主教徒作嚮導，即將掘墓用具圓鋤和鶴嘴鋤等，分給僱來的工人扛着，工人們沒有一個知道究竟爲何而來，只是依從鬼子的命令進行。走不多遠路，同朝鮮官員相遇。官員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俄羅斯的軍人。」

鬼子們還想將自己非法侵入的責任，轉嫁於俄國人。同時，爲免除後患，而對那個官員開槍威脅後，並襲擊當地郡衙門，掠奪若干武器。

忠清島監事聽到這個消息，就在管轄區內，頒佈動員令，開始作戰鬥準備。鬼子們乘機由熟悉地形的當地朝鮮人天主教徒帶路，跑步抵達目的地德山郡伽耶洞南延君的墳墓。

到了墓地，以刀槍威脅看墳人和幾個住民，即開始進行盜掘。中國工人們，到這時候，才曉得鬼子僱他們來爲的是盜墓，所以都不肯動手，鬼子們便拿槍威脅：「你們要不聽命

令，我們就先打死你們！」

掘到相當地步，發現棺槨，周圍厚而異常牢固，決非以普通工具所能打開，可是他帶來的是除了普通工具外，並沒有其他的。還有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要回到停泊牙山灣的大輪船上，須利用退潮時期。如果失去了這退潮期，只得由陸路很遠地繞過去，那就說不定遇到軍警，不但黃金夢做不成，反有被俘的危險。鬼子們惶恐起來了，正要向九萬浦逃回去。那時候，早就在附近監視着他們的人民，都拿着鎌刀和鋤頭，預備同他們拚，鬼子們急得向人民開槍掃射，趁下霧時期，乘小汽艇落水而逃。這時候，朝鮮軍隊，聞訊趕到，但是鬼子們已經向牙山灣方面逃去。

五月十二日，鬼子們逃回大船，再向北駛行，五月十三日，到了仁川西北的永宗島附近，厚顏無恥地還向朝鮮政府，要求開港通商。十七日，由神甫貝倫率領二十餘名武裝匪徒，登陸我要塞地區。當時在那島上，約有五萬名朝鮮軍隊，與登陸的鬼子相遇，即將開始盤問，鬼子們僞稱，只是經過該地，但是朝鮮軍隊早已猜到他們的鬼鬼祟祟的行爲，是來偵察要塞地形的。這時候，朝鮮軍隊發現一個鬼子，從朝鮮農家掠奪一隻牛牽出來，正與村民起了衝突，附近的村民，一湧而上，鬼子們惶了，便向軍隊保證嚴懲偷牛者，並允照價賠

償，可是鬼子們求情的話，還未說完，傳米一嚮槍聲，鬼子們以此爲信號，突然向朝鮮軍隊衝鋒，朝鮮軍隊立刻包圍了鬼子，加以殲滅。只有數名鬼子，死裏逃生，乘小汽艇逃回大船。此行，鬼子們白流了血，一無所得，乘原船逃回上海。

三 組織「遠征朝鮮艦隊」侵略朝鮮

爲侵略朝鮮而一再製造口實的美國強盜，有了夏曼號事件，便決心使用武力，侵略朝鮮。一八六九年三月七日，美國駐華公使弗列德力·洛（Frederic Law）爲獲得在朝鮮優先權起見，先向滿清政府，開始交涉，並致照會，宣佈對於朝鮮，實行「遠征」之意。這就是美國政府爲締結侵略性的商約，而公開使用武力的開始。

美國政府，藉口調查夏曼號事件，決定對於朝鮮，派遣艦隊。先由修勃特率領軍艦「瓦秋謝夫號」，開往朝鮮偵察，並無所得而回，後又派軍艦「謝南特號」，駛往朝鮮海岸，調查地形，測量水深，以爲大舉進攻的準備。謝南特號一到朝鮮，又像夏曼號一樣，企圖溯大同江而上，但經朝鮮官員出而干涉，未達目的而回。於是他們更覺得要使朝鮮政府服從美國的意志，非派更多的軍艦，以武力威脅不可。接着美政府組織所謂「遠征朝鮮艦隊」，由美

國駐華公使洛和美國亞細亞艦隊司令官洛傑士（J. Rodgers），直接指揮，一八七一年五月八日，二人乘旗艦「克洛拉多號」（Colorado）離開上海。五月十二日，駛至長崎，糾合五艘軍艦，八十五門砲和一千二百三十名美軍，另外還拖了許多汽艇。五月十六日，向朝鮮江華島出發，五月二十三日，抵達牙山灣和南陽灣，開始非法調查該地情形。當時朝鮮政府接到美艦侵入領海的情報後，五月三十一日，即派官員到艦上，提出嚴重抗議，令其從朝鮮沿海即日撤退。但是鬼子們的回答是：「我們是來測量沿海水深的，希望不要加以阻撓。」而且對於朝鮮政府的抗議，置之不理。六月二日，由海軍上校布列伊克率領軍艦一艘，汽輪四艘，駛至通漢城的水路江華海峽要塞地區，開始測量該地水深和調查附近的情形。這樣，鬼子們以測量為掩護，一直侵入廣城津附近。朝鮮守軍見美軍如此橫行領海，自不能袖手旁觀，即令要塞砲台，向美艦隊轟擊，以示警告，美艦隊發砲還擊。在這序幕戰鬥中，朝鮮方面，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但是朝鮮軍人的砲彈，却命中兩艘軍艦，於是美艦從江華島方面，暫行退却。

這時候，朝鮮政府，還派江華留守兼鎮撫使鄭岐源數次向美軍，提出抗議，並且強硬地要求美軍退出領海。但是，每提抗議時，美公使洛，總是以通商貿易為詞，敷衍搪塞，實則

乘機修理受傷的軍艦，一俟修復，擬再大舉進攻。到了六月十日，美軍又在其前綫司令官布列伊克上校的指揮下，再度侵入江華海峽。當鬼子們的艦隊抵達漢江口時，見有一隻搖白旗的船，順流而下，鬼子們以爲朝鮮政府僞於艦隊的威力，而遣使道歉的。船上人交給美軍以一封公函，公函的內容，是朝鮮政府指責美軍，不顧國際公法，非法侵入領海，並且要求無條件撤退艦隊，措詞非常強硬，鬼子們讀完那抗議書，只是冷嘲熱罵，謂「落後的朝鮮，應速向美軍投降，還提什麼抗議？」鬼子們以爲朝鮮人無力抵抗，所以三番兩次地提出抗議，他們決定乾脆不睬，繼續溯江而上，美軍到了草芝鎮砲台附近。開始攻擊，於是朝鮮守軍也就應戰，劇烈的戰鬥，從此開始。

朝鮮砲台噴出復仇的砲火，火燄瀰漫了天空，附近一帶，頓時變成烟幕，砲聲不斷地驚天動地，朝鮮軍隊的英勇反擊，實出敵人意料之外，敵人受到相當的損失。但是，當時朝鮮軍隊的裝備，低劣異常，沒有一支新式槍械，一門新式大砲，全屬舊式裝火藥點火繩的土槍土砲。這樣一來，戰鬥時間稍長，來不及供給子彈裝火藥，結果在鬼子們的絕對優勢的近代裝備的攻勢下，草芝鎮砲台，不久被敵人攻佔。但是朝鮮守軍沒有一個人向敵人投降，暫時實行戰略的撤退，依然在砲台附近很頑強地繼續抗戰。這時候，日落西山，天慢慢地變入黑

暗，美軍搭起帳篷，派出步哨，開始露宿。

夜間，朝鮮江華守將李章廉率部進行奇襲，戰士們高喊：「祖國萬歲！」揮着復仇的寶劍，衝向敵軍，侵略者在遠東，還未嚐過夜間戰鬥的滋味，受了意外的打擊，驚魂失魄，爭先逃命，可是鬼子們已被英勇的朝鮮戰士殲滅了許多，俘虜也不少。

但是驕傲的敵人，依然憑藉近代化的裝備，將陸戰隊和砲兵配合起來，由草芝鎮的南方，開始向江華島登陸。另一部則經過草芝鎮，十一日，強佔德津鎮，繼續北上，到達廣城津附近。於是廣城津砲台，受到海陸兩面的夾攻，敵軍以六百五十名陸戰隊，在艦砲的掩護下，向廣城津登陸，但朝鮮軍隊在廣城津的，爲數僅四五百人，每人除帶一支土槍外，沒有其他的武器，可是他們爲了祖國，不惜流最後的一滴血，因之，敵人也受到嚴重的打擊。敵人雖然勉強佔領了砲台，但是戰鬥依然在砲台周圍激烈地進行着。敵人唯有流血，才能進佔一寸陣地。

經過廣城津戰鬥後，美國侵略者也自認在亞洲進行的戰爭中，這是最劇烈的一幕，也就是犧牲最大的一役。所以一向輕視朝鮮爲「半開化人」的美國侵略者，認爲有重行考慮的必要了。那個指揮登陸作戰的布列伊克上校，雖說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出過一次風頭，

可是參加這次戰役後說：「我還沒有見過像這次戰役一般，在那樣狹小的戰場上，在很短的時間內，大砲和子彈的火熱，那樣密集而猛烈。」（見克里皮士著：「美國在東方」）。

在這次戰鬥中，朝鮮人民委實出了不少力，戰綫附近的人民，自動地來替自己的軍隊，輸運彈藥，輸送食糧；婦女們供給水和菜蔬，人民和軍隊，變成了一體。

美國人對於朝鮮戰士的愛國的英雄主義，感到非常的驚異。克里皮士在其所著：「隱遁國」上說：「朝鮮人真是倔強，戰到最後，彈盡援絕，還擲石頭和土塊；有的以肉彈衝上前來，以劍刺死兩個美國士兵，自己也戰死了。美國兵也狠到極點，甚至對於徒手退却的朝鮮兵士，也要追擊掃射，軍艦上的大砲也亂轟着。」

「朝鮮軍人非常勇敢地迎戰，爬上城頭，以礮石擊敵，他們只以劍和矛抵抗美軍；有的沒有武器的徒手兵，甚至拾一把土，向着美軍的眼睛擲去，他們抵抗着一步一步進展的敵人，一直奮鬥到最後。」

「這樣，最後，有的被擊斃了；有的被推入海中淹斃了。負傷者幾全部死去，還有不願死在敵人之手，而投水自盡的。」

敵人對於朝鮮戰士的視死如歸的精神，也不能不表示驚嘆！